

散文

随笔

杂谈大变局：（二）

——评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许己斌

《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伪命题吗？》

——评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

美国学者加州大学商学教授彼得·纳瓦罗 (Peter Navarro) 在2015年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（台湾版书名。原名Crouching Tiger = 蓄势待发的老虎）这本书的观点很受特朗普欣赏。因此特朗普收他进入竞选团队。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，把白宫的三个重要部门合并为一，成立“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”，任命纳瓦罗为主任。这样，纳瓦罗成了特朗普的国师，几乎左右了特朗普执政四年所有的政策。

纳瓦罗认为，美中之间必有一战，已经不须要再讨论了。现在，要研究的是，什么时候发生战争？战争的导火线在哪里？发展的轨迹如何？

纳瓦罗“理论”的主要出发点就

是“修昔底德陷阱” (Thucydides' s trap)。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，在西方被称为“历史学之父”，他曾经著书描述和研究古代希腊的一场戏剧性的战争——伯罗奔尼撒战争，书中说，当雅典逐渐强大的时候，原来的守成强国斯巴达产生妒忌，不愿看到雅典强盛起来，担心会给它带来竞争，於是双方发生对立和战争长达30年，结果雅典吃了败仗。修昔底德形容这是一种陷阱，就是说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，由于互相猜忌，恐惧对方的强大，它们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无法调和，结果，就必然会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了。

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·艾利森 (Graham Alison) 在2015年将这个观点理论化，认为美中之间的关系，将无法逃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美、中终将难免一战。而中国许多学者

却都反驳说，这只是个伪命题。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呢？首先，艾利森是社会、政治学者，不是历史学家。然而他却引用许多历史案例，来讨论和研究政治社会问题。他犯了历史学最大的禁忌——预测。历史事件只能给人们提供经验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以史为鉴”，而不能用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，何况是创造一个“模型”来预测一个大事件；其次，艾利森只采用了修昔底德一个人对那段历史的评价。好的历史学家，都要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史料中，去芜存菁，经过考证，找出线索，才能写出比较客观真实的历史。修昔底德本身是雅典人，他隐瞒了当时雅典为了转移国内矛盾，故意挑起战争的事实，而一味指责斯巴达。后来有另外一位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对那段历史有相当不同的描述。因此，显然的，艾利森做学问的态度不够客观，他有选择性地采用了不准确的案例，误导了人们的判断；第三，艾利森不懂中文，甚至没有到过中国，不了解中国的国情，



对中国人的思维，例如“和为贵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等这些哲理一窍不通，只凭著他访谈李光耀几次，以及他带的研究生（包括一些港台学生）的“资料”和“论文”，做出极其主观的推论。

虽然不少学者都认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个伪命题，但是，因为艾利森在美国是“权威”，有许多粉丝。又因为美国社会有偏见，有意识形态在作祟，所以，可悲的现实是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说法，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却大有市场。因此，纳瓦罗把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当作自己著书的一个重要前提，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！

这个结果，或许是美、中关系一场悲剧的开始吧！

有诗云：“一从大地起风雷，便有精生白骨堆。僧是愚氓犹可训，妖为

鬼蜮必成灾。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。”

但愿美、中两国政治精英能够尽量避免误判。尽量寻求务实合作，管控分歧。尽量做到不冲突、不对抗，互相尊重，合作共赢。更加理性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。

更希望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灾难的诅咒。

本文写作时，参考了：

1) 彼得·纳瓦罗 (美) 著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台湾光现出版2019年6月版

2) 约瑟夫·奈伊 (美) 著《哈佛最热门的国际关系课》台湾版，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

3) 王大威 (中) 《格雷厄姆·艾利森与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》深圳大学《国外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6期

